

798，从历史中再生

1 转折

艺术开始的动机应是异想天开的。数年前，798——北京大山子艺术区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规制的传统领地异想天开地发展着。眼下的结局亦竟是异想天开的！

2001年，我从传统四合院的拘谨空间里脱离出来，寻找旧工厂的车间做工作室。由朋友的指引，发现了这片尚未保存完整的原生态工厂区。2002年初至年底，我和一些被我们的装修改造引诱过来的艺术家，画廊、机构，大约50户，与工厂所归属的七星集团公司签订了短期合同。合同规定，至合同结束的2005年底，缘自90年代已制定好的政府规划，这片工厂区要统统拆掉，改建成一座新的，与北京市西部中关村电子城相呼应的东部“京东方”电子城。

原工厂是由东德人设计的，中、德社会主义工业合作出来的大型模范工厂。工厂建筑群布局精确有致，结构坚实，谨慎的设计中穿透着包豪斯式的几何性浪漫。在发现的惊奇中，我们至少领悟到如果我们仅仅是租用者而缺失主人的态度，我们现在的收获在未来会成为无法复原的类似惊鸿一瞥的记忆。

与本职工作不相符合，我们的行为在共同目标下变得夸张，为保护798，保护这片唯一的城区里的当代艺术的生态环境，我们做了大量兼职性的工作。在黎静等一些朋友们支持下，我发起了DIAF——北京大山子国际艺术节，主题“光，音/光阴”，用光，声音的艺术元素来衬托时间在这片空间中留下的记忆及不可转移性。

同时，由我撰写草稿，李象群北京人大代表改写并提交给北京人大代表会议的保护798议案获得定义。2004年4月，我，罗伯特，黎静共同出版了《北京798》一书。新书一出，150部新书即送到了

北京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手里。这部书即是申诉，又是证据，它是一个附着在无数时间与空间状态里的现实化的神化故事。

当然，798——获得了来自社会，人群，媒体，国际艺术领域，地方政府多层的厚爱和支持，因为所有的重量，扭转了天平的重心，这里已被确认为北京市的文化保护地区。798成了第一块扭换原政府规定及发展商，土地利权者要求的大型地标。它不仅从它的存在位置上突显中国当代艺术的质量，而且是一块固化的把历史与未来存在联结起来的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城市形态。

2 再生中的记忆

2002年，我在798装修自己的工作室的同时，也帮助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做装修设计，这是一块400m²的空间，顶高9m。这里原是电子通信配件的镀银车间，很长时间废置不用了。

我在这个改造案例里（也是798厂改造成艺术区的第一个公开空间）最大可能留下了一些工厂的旧设备；旧电线、暖气、排风机管道，及后来引来争议的，巨大弧面墙上的文化革命时期的标语口号：“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还有另一种方案可供选择，具有对前者的否定，但容易接受，像存在于大多数国家的当代艺术画廊那样：搬走一切旧物，所有的物体都涂成白色，用以突出以后被装置进来的艺术品的生气。

保留政治时代的口号追寻到我个人的抉择，尽管对那种暗黑时代的联想可能是血腥气味及不可触摸的。在异常的横扫一切的发展变化里，一切都在迅速的成立，反面，迅速的消失。任何一种旧的、典型的、含政治性的物体在新时代的物质世界已经凤毛麟角，被排斥到废弃物品的倒计时时间里。在这一种改变过程中，我们没有再思辩、反省、确认的机会，尽管它曾经复杂、荒唐、痛苦，可是它们确实伴随了一个时代---我们曾经跃动的热情与希望。

从另一种可能性说，艺术区发展了，扩大了，在一种重建方式里取消了旧工厂的含义，同样是不愿看到的。面对这个地区的未来，它不能分割它曾美好地创立的过去一段历史，就像白天不能与夜晚分割一样。因为有了夜晚，有了我们虽不能重复，却仍可比较的旧梦，我们才有自己的生命。

正如我们编辑出版的“北京798”一样，黑白的历史与彩色的现实对立，相伴，比较，较好地传达了一个生命的完整节拍。

798是第一个成功的在北京保留了旧工厂的范例，如果没有对这些旧工厂空间有包容性的再生改造，那么它的价值会对很大程度地贬损。在这里，再生与保留记忆的物证共存，正如人有两手，自然观中的阴阳一样，这就是798语言。

3 一个新的城市形态

我的朋友舒可文在一篇文章中说：

“城市本是效率和愿望的实现空间，种种愿望中包括有复杂的情感欲望，事实上没有一方民众会满足于普遍的千篇一律。当我们的城市一味遵循线形演进的现代思路大兴建设的时候，城市就越来越缺乏拼凑组合的细节魅力了。798艺术区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新城市的焦点，因为它提醒了城市生活的魅力和复杂的趣味，以及与效率同等重要的情感欲望。”

在某种类似中，很多人愿意把这个艺术区于纽约布鲁克林作类比，真的做了比较以后就会发现798不同于布鲁克林，它牵动了更多的城市神经，其前因后果的形成过程更复杂，甚至牵动着这个社会自我评价的立场和对未来生活的展望。”

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造都是政府规划。尽管一些有志者提出疑议或批评，却无法阻挡政府规划者及开发商的强大执行能力。在发展速度的要求中，所有的目标被指定为提高量化生产及经济利润，提高城市功能上的效率，解决住房、排水系统与交通问题。在这种有参照性的成功的模式中鲜有使规定破裂、出轨、诞生情节，转换方向的事件。

798在这场经济冲突中产生了另一种价值。即:它是旧的，一个超过50年历史的老工厂区。同时它又是新的，它对城市输出新的当代艺术观念。798的存在，不仅代表一种有特色的群体呐喊，一个时间限定的文化事件，而且形成了众多概念的相加：批评，自我话语权，生产能力，及一个独立的社区模式。最终是，它是在城市里被关怀的可以借鉴的模式。

像798这类在制度下的冒险有多少成功率呢？这是一个特定城市的美学问题。而北京，这座古代帝王的都城，从来具有严苛道理及巨大包容性的城市，现在，确实和不可转变地正朝着一个方向，既上升的，更多自由、选择、方式与快乐的晨光中。

=====